

吴宇刚签订完一笔生意合同,还没来得及喝口茶,手机响了。一看,是同学罗鹏从老家打过来的。罗鹏说想来山城玩两天,让他这个当大老板的同学承担吃、住、玩的费用。

吴宇一听,不怎么情愿,可碍于面子,不好拒绝,毕竟是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奔着自己来,就答应了。

第二天上午,吴宇如约到车站接罗鹏。在车站出口,吴宇见到罗鹏,抢先过去拉住他的手:“多年不见了,老同学!”上下打量着,“没怎么变样呀!”“对付活着吧。”罗鹏说。他俩的身旁,还围着七个人,齐刷刷瞅着吴宇。“这几位都是我的好朋友,来给吴老板添麻烦了。”罗鹏逐一做着介绍。吴宇先是一愣,继而定了定神:“欢迎,欢迎。”

本以为只有罗鹏来呢,没想到他竟带来了七位。吴宇知道罗鹏喜欢交朋友,身边有一群弟兄,没想今天奔到自己门下了。

招待

海南·臧世翻

吴宇先带着他们入住了酒店,安排了四个标间,吃、住都在这个酒店。

中午,吴宇招待并陪着他们吃饭。他先点了几个菜,处于礼节,留下了几个菜让客人点。“我先点了几个菜,不知合不合大家的口味儿。”吴宇把点好的菜单放到饭桌上,“余下的请你们点吧。”吴宇把菜谱递到罗鹏手中。“弟兄们,我这个老同学是大老板,有的是钱。这次来,吃、住、玩,他全包,是个讲究人!咱们就是来吃他的,别客气!”罗鹏大大咧咧地说,“你们的酒店有什么特色菜?”服务员翻着菜谱一一介绍着。罗鹏选了两个菜后,让朋友们又点了几个。罗鹏让服务员上了两瓶五粮液和法国

红葡萄酒。见此情景,吴宇虽然心疼,但忍着性子,没说啥。在罗鹏的张罗下,弟兄们有说有笑,酒没少喝,不过,菜上多了,剩下不少。罗鹏的脸红红的,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,对吴宇笑嘻嘻地说:“你……你带我们去大江漂……漂流呗。让这帮哥……哥们儿,刺激……刺激……”吴宇没吱声,但还是勉强点头了。

漂流回来,在酒店里,罗鹏又点了一大桌子菜,要了一瓶郎酒和西凤酒,欢天喜地继续热闹。晚饭后,借着酒劲儿,罗鹏提出让吴宇带着他们去歌厅唱歌。在歌厅乐呵完了已到深夜,罗鹏一帮小哥们才东倒西歪地回到了酒店。

翌日,吴宇为他们安排了早餐,主食是馒

头和小米粥,还有煮鸡蛋,两个炒菜外加几种小咸菜。吴宇让他们先吃着,他去了洗手间。返回时,快到小餐厅的时候,吴宇听到罗鹏和几个哥们在交谈:“早餐就吃这个呀,太简单了!你的老同学还是大款呢。”“越是大款,越抠门!”“可不是!……”

听到这,吴宇的头嗡嗡地响了,血直往脑门上撞。他没进餐厅,快步下楼,离开了酒店。罗鹏给他打电话,他说有事回公司了。

早餐后,吴宇让罗鹏到他的办公室。吴宇说:“今天本想再陪陪你,可公司有事脱不开身。”他呷了一口茶,冷着脸,“这次我本来是招待你这个老同学的,没想到你却带来了七位兄弟,我也不认识他们,他们吃、住、玩的费用我不能管。除去你的费用外,还有八千五百元得由你这帮哥们儿来支付。”说完,把几张发票交到了罗鹏手中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罗鹏手攥着条子,两眼直勾勾盯着吴宇,嘴唇发抖,老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

母亲是故乡的故乡

安徽·丁腾渊

二〇一八年,元宵节将至,年味尚浓,一场雪花带走了我的妈妈。母亲走了,我将成为半个孤儿,我的天将塌下一半。

母亲患的是低密度腺性肿瘤。她先后在省城的两家医院就诊,都说颈部的淋巴多,没法手术,强行的话,会下不了手术台,核医学保守治疗也无济于事,让我带她回家。我不甘心,又带她到复旦医院检查,诊断的结果和定论一样。

我把母亲接到县城,妻子悉心照料,百般安慰。住了一个月,母亲就要回家。家里有她相伴一辈子的人,有她守望一生的土地,有她敦厚淳朴的乡邻。

正月十二,母亲命悬一线的消息传来。这离她出院快了一年了。我不知道这一年来,她是怎样忍受病痛折磨的?母亲熬过了最痛苦的一夜,于正月十三午后时分合上双眼。一个儿子最大的悲伤,莫过于目睹母亲的死,自己却无能为力。我再也无法冲着她喊“妈妈”了。对着天地喊,母亲也听不见。母亲没了,一个人的童年才真正

结束。我哭,是在下一场自己的雨。

我再一次握住母亲冰冷的手,她已没有任何知觉,她毫不设防地躺在我的面前。仿佛我刚出生时,也曾毫不设防地躺在她的怀抱里。失去母亲,等于失去了辽远的故乡,故乡的故乡。

母亲的遗像被放大镶进相框里,供奉在桌子上。看到相框里微笑的母亲,我的心里倍感痛楚。出殡那天,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,似乎感知母亲的骨灰还是热的。我忍不住大声喊着“妈妈!妈妈!”好像一个牵着妈妈衣襟怕迷路的儿童。这是我一生中最撕心裂肺的一次呼喊,可惜她再也听不见了。

母亲的墓地,是我见过的最伤心的废墟。每年清明,我都在等待一场唐朝的雨——清明时节雨纷纷啊!我必被淋湿!以前呀,母亲是我避雨的屋檐!母亲在世时曾说,地里的草是除不尽的。她在地里锄了一辈子的草,她死后,草又在她的坟头长起。母亲,能让我帮你拔去吗?母亲,我会想你的,你想我吗?

蒸粑粑

安徽·董昭斌

巢湖南边平坦肥沃的湖滩平原,是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。一到深冬腊月,鄞鄞圩人为新年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蒸粑粑。

鄞鄞圩人勤劳淳朴,简单明了,铁锅边贴的、锅里煮的、菜籽油炸的面点,米面的麦面的,有馅的无馅的都叫粑粑。其中有一种粑粑,外地人称作年糕。泡米,磨面,捏做,蒸煮,晾干,水养,环节颇多,却是传承很久的一道美食。

小时候,一个生产队一口石磨。队长早早就约了石匠,将磨齿磨得清晰均匀,以备腊月使用。乡亲们计算着日子,将粑米和粳米按比例搭配,放大钵子里浸泡,一周过后,撮几粒米手指捻一捻,碎成粉状便可以碾磨了。乡亲们口头约定排序,差遣孩子们先拿磨担(推石磨的长柄,丁字形,前有铁钩勾住磨柄),大人抬笨重的石磨和磨架。屋梁上吊下一根粗绳,系住磨担两端,一推一拉,石磨就咿咿呀呀地转起来,大半天功夫,一大木盆粑粑面磨好了。

待粑粑面晾得半干,大人们便将面盆和柴火抬到放蒸锅的人家。那时

生产队共用一个蒸锅,通常砌在宽敞的人家。一家蒸后,另一家接着蒸。捏粑粑面是手巧的女人们的事情,一个个乒乓球大小排在蒸笼里。特大号铁锅里加满清水,一层一层码上蒸笼,熊熊的柴火舔舐着锅底,不消一根烟功夫,蒸笼上便腾起热气。这些柴火是入秋就开始准备的,男人们劈柴,树根劈成条,树干劈成片,还有晒得蓬松的牛粪粑粑,都是上好的燃料。乡里人知道,热气直直上飘,粑粑就可以起锅了。

最开心的是孩子们,刚出锅的粑粑晶莹剔透,糯香诱人,不管是谁家的,忍不住吃一颗。端着竹竿树枝冲出去追逐“敌人”,嬉戏一通转回来,又取几颗放灶膛柴火边烤,外壳焦黄如杏,便可以享用。但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。需放置片刻,稍微降温了,轻轻一掰,黄壳壳裂开一道大嘴,露出白白软糯的瓤,丝丝热气冒出来,香气扑面,有人嘴角流出来口水。

这些粑粑用冬至前的水泡养在大缸里,是鄞鄞圩春节待客的佳品,一直要吃到来年栽秧时节。

那个热气腾腾的岁月永远令人怀想。



赛春

安徽·汪在毅 摄

二月 我感到了春风的柔软(外一首)

甘肃·王芬霞

山上的积雪还在泛银
山谷里的枯草依然在续写荒芜
树 依然在为萧瑟的冬天黯然神伤
时光的的屏幕
还在播放冬天的影像
山川依旧
我感到了大地的不安和骚动

不再坚硬的风
吹散了天空的阴霾
天 蓝得像大海倾覆
夜空里的星星
点燃了童年的梦幻
我的双眼一下亮了起来
像瞬间洞察了世界:

流淌的大河
仿佛突然加快了步伐
要用苏醒的力量
融化坚冰残雪
蠢蠢欲动的万物
都感受到了二月春风的柔软
我的脸颊
被柔情的春风抚摸

雪落在黄河里

雪落在玉树
从高处看黄河
像一棵琼枝玉叶的树

雪落在贵德的黄河
黄河

为自己的名称
流下了清清的泪

雪落在壶口
雪花
有了雪崩的气势

雪落在黄河的尽头
雪花的心
顷刻间死了

路口寒风中的那小男孩

安徽·许良兵

今天周日,全家都睡了个懒觉,吃过早饭,已经十点多钟,发现冰箱里已没有菜了。一连几天都没有出门,我决定下楼去超市买菜。

戴上N95口罩和手套,临走招呼小儿:“可愿意和我一道去超市。”小儿很果断地摇头拒绝:“不去。”我下楼骑上车去超市。外面阳光明媚,因刚下过一场小雪,气温较低,少有行人。

在路口,等绿灯。忽传来“山东大白菜,一元一斤;山东大白菜,一元一斤……”的叫卖声。顺声望去,在一辆农用车旁一男子一边手掰着大白菜的黄叶,一边叫卖着,车里还剩下大半车的大白菜。让我诧异的是男子的怀里还靠着一个小男孩,约莫四、五岁。穿着半旧的碎花袄子,脸有些皴,光着两只小手,也在帮爸爸掰大白菜上的黄叶。

这使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,我大概比这小男孩稍大一点的年岁,寒冬腊月里,家里没有烧火,我跟着母

亲一道,迎着凛冽北风,去田野上,铲草皮,挑回家晒干当烧草。那时,不怕寒冷,也不怕北风,就怕有人来呵斥,不让铲他家田埂上的草皮,说:“破坏了他家的田埂”。这么多年以来,那些心酸的童年往事,又何尝不是我人生一直在努力的源泉。

临近超市大门,寒风中依然传来:“山东大白菜,一元一斤。”那男孩,一直靠在父亲的怀里,阳光下,低着头,掰着大白菜。

在超市,我买了蔬菜、水果、猪肉、虾、鱼和许多生活用品,也没忘给小儿买了一些零食,整整三大包。回到家,站在门口,妻子拿着酒精壶,把我连人带购物袋,喷了个遍,害怕我把病毒带回家。我招呼小儿:“从购物袋里拿好吃的。”小儿却说:“不拿,里面有病毒”。望着正在玩着赛车玩具的小儿,我一时无言以对,眼前又浮现那路口,寒风中,穿着半旧碎花袄,帮着父亲掰大白菜黄叶的小男孩的身影。